

后 9·11 时代越战小说中的创伤与叙事

——《七月,七月》评析

柳 晓

内容提要: 在梯姆·奥布莱恩的小说《七月,七月》中,源自于越战的创伤以一种不同于其前期作品的叙事模式呈现。这表明作者力图消除经历战争创伤和未经历战争创伤的人这二者的区分,也由此对经典创伤理论构成了挑战。奥布莱恩通过该作品探讨从越战到 9·11 事件发生这一历史阶段,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对于创伤的体验和理解。与此同时,他的这一创作也说明文学叙事作品的创作实践与创伤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梯姆·奥布莱恩 《七月,七月》 越战小说 9·11

作者简介: 柳晓,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叙事批评与美国文学研究。本研究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联合项目(编号:11WLH07)阶段性成果。

Title: Trauma and Narrative in Post-9/11 Vietnam War Novel *July, July*

ABSTRACT: In Tim O'Brien's latest work, *July, July*, trauma of the Vietnam War is presented in a narrative mod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his previous works, which demonstrates O'Brien's attempts to find ways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 between those who experienced the war in Vietnam and those who did not. In doing so, he challenges the canonical trauma theories on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raumatized writer and non-traumatized public. His present work suggests that regarding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 and the events that occurred on 11 September 2001, new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traumatized are needed, and that further discussions of how literary productions and

traumatic theori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re also required.

Keywords: Tim O'Brien, *July, July*, Vietnam War fiction, 9/11

Author: Liu Xiao <liuxiao3333@126.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China (410074). Her areas of interest are narrative critic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七月,七月》(*July, July*, 2002) 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梯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 1946—) 结合其越战经历创作的第八部作品,其面世正值美国 9·11 事件发生后第二年。该作品讲述的是一群 1969 年 7 月毕业的老同学回母校——芝加哥外达顿霍尔大学参加毕业 30 周年聚会的情形^①。标题中两个七月的并置所反映的也正是这前后间隔了三十年的七月。出版以后,批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平淡无奇的作品,是以陈词滥调的方式对中年人各种危机和抱怨的概略(Kakutani 2)。乔纳森·雅德利(Jonathan Yardley)肯定了奥布莱恩通过新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但也指出奥布莱恩对这类题材的处理尚未超出肥皂剧的水平(1)。格雷恩·戴利(Glenn Dayley)认为,奥布莱恩以若隐若现的方式为我们走出各种创伤和失败提供了一种答案,那就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进行反思,绝不放弃任何希望”(319)。在克莱尔·斯多克斯(Claire Stocks)看来,《七月,七月》是奥布莱恩对越战之影响及其产生之后果所做的最为全面、持久的探讨(176)。

总之,批评界在承认这部作品与作家源自于越战创伤的整体创作之关联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它在形式技巧和主题表现方面与奥布莱恩前期作品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但并未就如下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相比奥布莱恩的前期作品,该小说的叙事模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叙事模式的变化与创伤化经历之呈现二者之间有何关联?该小说关于创伤的探讨对于经典创伤理论构成什么样的挑战?从时间来看,小说出版于美国 9·11 恐怖事件发生之后。该事件对小说的创作有何影响?本文以该作品在叙事模式上的变化为切入点,结合作家的亲身经历和创作语境,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进而揭示创伤理论与叙事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与奥布莱恩的前期创作,尤其是 90 年代的创作相比较,《七月,七月》在叙事模式上的主要变化之一是:隐含作者不再使用人物叙述模式,而主要采用第三人称的多重聚焦,利用同学聚会这一看似平常的事件来呈现十位主人公的故事。围绕同学聚会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框架,它与穿插其中的关于小说人物的叙述一道为这逝去的三十年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在十个人物的讲述中,大卫·托德的叙事出现在小说的首尾部分。首先,通过叙述者的讲述,我们得知这是一位遭受越战创伤的老兵。在到达越南的第十九天,他和所在排的十六名战士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上休息。毫无防备意识的士兵跑到附近的河边游泳,结果遭遇越南人的袭击。整个排十七个人中,除了他一人仅双脚被子弹击中免于死外,其余的全部死亡。眼看着一群蚂蚁在吞噬自己脚上的伤口,身边的战友在一阵阵痛苦的呻吟中死去,大卫只能靠注射吗啡来麻痹自己……这一噩梦般的经历他始终无法通过言语讲述出来。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他的头脑中时刻浮现出战友们临死前的一幕幕惨状,并且挥之不去。在后来他与大学同学玛拉九年的婚姻生活中,玛拉经常听到他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有时候说着淫

秽下流的话,有时候不断地乞求那受伤的脚步停止疼痛”(O'Brien 40)。但是大卫却从未将这一切亲口告诉妻子玛拉。即便在战争结束三十年后,那一切仍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在小说接近结尾部分,当其他同学在聚会上聊天、跳舞时,大卫却仿佛梦见自己永远沿着越南境内的那条河畔行走。大卫的这一经历可以说是十个人物的叙事中最具震撼力的。将他在越南的经历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开篇故事,又将他战后的生活状况作为小说人物故事的收尾部分,隐含作者的用意似乎十分明显:以越战作为一个起点,以大卫历时三十年的生活经历作为背景,通过十个人的叙事来展现历经越战的一个群体之精神概貌。

不同于前面几部作品中叙述者碎片化、创伤化的讲述,《七月,七月》的叙述从时序上来看十分清晰,主要按照大卫受伤后的时序进行叙述,尽管其中也穿插了叙述者对大卫到越南前一些情况(包括与玛拉的交往等)的介绍。这种叙事模式的变化与作家的创作心境有很大联系(柳晓 74),它表明奥布莱恩终于能够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源自于越战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呈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七月,七月》之前的创作中,奥布莱恩始终无法想象出一位真正逃离了战争的人物。他曾提到,在创作《追寻卡西奥托》时,他努力寻求一种自由、开放的结局,使得保尔·波林(Paul Berlin)的逃离可能成为一种快乐的经历,但最终发现仍无法按照这一设想进行创作(McCaffrey 133)。但在《七月,七月》中,奥布莱恩成功地设想了这么一位人物——比利。大学毕业前夕,比利接到了征兵通知。但他认为,这场战争就是“聪明的人们为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去杀死另一些聪明的人”(O'Brien 116)。于是,他决定逃离这一切,并想说服女友多萝西与他一同前往加拿大。多萝西失约了,但比利还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十八天只身前往加拿大,因而避开了这次兵役。

此外,奥布莱恩前期作品中,主人公都因直接参与战争而遭受创伤,比如保尔·波林、约翰·韦德(John Wade)、托马斯·齐柏林(Thomas Chippering)等人物。但在这一小说的十个主要人物中,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只有两位。尽管如此,痛苦和死亡似乎仍然成为界定经历过越战这一代人的特征。在参加聚会的人中,不是有人被绝症所困扰,就是有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这包括聚会上提及的被他人谋杀的同学、因与情人外出度假溺水身亡的同学。小说中的聚会地点安排在一个被废弃的校区,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被遗忘的、鬼魂出没的地方”(O'Brien 4),很多回忆和鬼魂似乎都与此相关。参加聚会的同学虽然政治观点、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各异,但他们都在人生中的关键时段共享了越战那一段历史时期,并且都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对那场战争造成的各种创伤和损失做出回应。由此,《七月,七月》在创伤化经历之呈现方面不同于前期作品的地方在于:隐含作者已将这一经历拓展至未直接经历战争的人。他似乎想借此表明:在理解由战争或者其它灾难引起的创伤时,个人的直接经历不再成为一种必要的条件。这从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卡利·塔尔(Kali Tal)等人聚焦于个体的创伤理论。与此同时,它从很大程度上讲也可视为对美国9·11事件的某种回应。

二

受弗洛伊德最早的精神分析模式的影响,当代创伤研究领域的专家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以及卡利·塔尔等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的创伤。比如,卡利·塔尔对包括奥布莱恩在内的许多越战老兵作家进行研究后指出,他们创作的深层原因主要源自于战争的参与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悲伤、罪恶和无助感。塔尔将越战写作

与其它的个人创伤联系起来,认为这类创伤文学作品有三个共同点“创伤的经历、提供见证的欲望以及一种群体感”(Tal 217)。她还提出,面临死亡威胁的灾难性事件与正常的经历这二者之间的不可比拟性决定了所有创伤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创伤文学是由其任务——对创伤经历进行交流——的不可能性来定义其自身的”(218)。塔尔的观点表明,创伤文学由其作者的身份来界定。只有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才可能理解这一经历、生产这样的作品并且能够正确地阅读它。根据塔尔的逻辑,创伤的传递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战争创伤会不可避免地将少数参战幸存者与更为宽泛的、未遭受创伤的大众相分离。

但是,这一仅关注个体创伤化经历的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极大挑战。在批判仅关注个体经历的经典创伤理论之局限性时,克莱尔·斯多克斯指出,“尽管创伤理论的根本原则可以直接追溯至弗洛伊德对一战参战人员‘炮弹综合症’的调查,但这不足以解释发生在 20 世纪以来的各种事件”(178)。这是一个罗纳德·埃尔松(Ronald Aronson)所说带有“技术、变革和死亡印记”的世纪(3)。自越战以来,美国的军事理论似乎通过海湾战争和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拓展至中东,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普通民众卷入军事冲突或者遭受军事冲突之影响的方式。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9·11 恐怖主义袭击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冲击不仅仅动摇了美国人自后冷战阶段以来的不可战胜之神话(Serani 2),还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和政治理解力,也引发了与创伤相关联的新的文学实践。

在奥布莱恩的《七月,七月》这一创作实践中,除了大卫因战争本身给身体(被截肢)和精神上造成创伤以外,其他人物大都经历了类似的损失:多萝西(Dorothy)身体部位的缺失(乳腺癌)、马维的体重之剧减,斯波克(Spoke)因双胞胎妹妹的死亡而几乎想自杀。这里创伤通过集体主人公的方式得以呈现:每一个人似乎都携带着重负,每一个人都努力让自己从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中恢复调整过来。作者似乎借此暗示:即便那些没有参与战争的人,也具有与直接参战的人相类似的感受。这正如多萝西跟大卫的谈话时所言“越南和癌症,很像。它不像其它任何事情,不是吗?一旦你在那里,你就在那了”(277)。

事实上,早在 1994 年的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就曾提到其小说创作之主要目的在于:邀请读者参与到那种创伤化的经历之中,与被叙述的经历相认同。他曾声明自己的创作不仅仅是关于战争,而且还包含其他的、根本性的人类关注的东西。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他似乎一直在探讨创伤的界限,并尝试着消除经历战争创伤和未经历战争创伤的人这二者的界限。在《七月,七月》中,他将创伤化经历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并力图证明:无论这些人物是否亲历了战争,创伤在整个美国卷入越战过程中一直普遍存在;创伤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一成不变。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都影响到各个主体对其自身的界定。小说中的集体主人公作为 69 届毕业生仅仅因为共享了那段历史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通过强调历史上的对应而非卡利·塔尔所关注的心理上的对应,奥布莱恩在这一作品中超越了仅从个人化倾向来探讨创伤的简单作法。同时,他似乎借此探讨一种可能性,即创伤的引发完全可能是沿着历史的轨迹而非经验性的线索进行的。这也由此避免了塔尔等人所关注的个体创伤理论中那种去历史化的普适性(LaCapra 21)。

或许正是通过这种对历史轨迹的追寻,奥布莱恩得以在越战与 9·11 事件之间寻求到了某种关联。早在 1994 年他创作的《林中之湖》里,人物叙述者就将主人公韦德个人的创伤叙事与美国历史上其它的集体暴行相关联,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当代美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批判(柳晓、蒋翊遐 61)。在《七月,七月》中,越战与 9·11 事件之间的某种对应也得到了暗

示。小说接近尾声时叙述者提到“尼克松死了，……韦斯特摩兰退休了。那场战争结束了。现在又有新的战争”(O'Brien 319)。^②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美国政府在9·11之后迅速应对，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来建构一种新的爱国与正义之叙事，从而为其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寻找理由。这也正如塞穆尔·科恩(Samuel Cohen)所言，“美国所作的反应就是对阿富汗采取行动，这很像30年前美国对北越采取的行动……美国后9·11的战争狂热是否有可能是对其早期越战失败的一种回应呢？”(219)

面对9·11事件的创伤化反应，很多人的直接反映是将其作为美国悲剧进行呈现。美国媒体连续不断地播放飞机撞击大楼的无声片段，将该事件作为一种民族疗伤的手段。为此，在9·11事件发生后第一周，萨义德就提到“最为令人沮丧的是几乎没有人花时间去理解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它在很多复杂现实事物中的直接参与，这在很长时间以来使得世界的其它地方显得极为遥远而且几乎不在普通美国人的想象中。你会认为美国是个沉睡的巨人而不是一个在伊斯兰地区经常处于战争或者某种争端的超级大国”(qtd. in Kauffman 647)。在《七月，七月》中，奥布莱恩似乎是透过对历史事件的探询来提醒人们9·11不是发生在历史的真空中。在接受关于该作品的访谈时，奥布莱恩明确表示9·11事件是其创作的部分动机所在，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政治上的威胁，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毁灭或者说纽约的崩溃，它更多的是与我生活中人类的未来相关联。它使我想针对这件事来写作”(qtd. in Smith 1)。他说自己感觉到在这个生化武器增殖的时代，每一个角落都潜藏着邪恶(Hicks 90)。小说开头部分通过“很多回忆、很多鬼魂”(4)来暗示的某种不祥征兆，在结尾部分似乎都已经变成了某种现实。马维离开聚会乘坐飞机回丹佛时，斯波克也执意要与他一同前往。小说结尾处显现的飞机失事夺走了两位老同学的生命，不仅让人感觉到灾难、恐怖似乎无所不在，更是反映了9·11事件后令人悲伤的现实。

三

纵观奥布莱恩的前期创作，我们发现他似乎一直想说明：越战所造成的创伤不仅仅限于直接面对暴力和罪恶时身体和精神上遭受的伤害。对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越战亲历者而言，参加这样一场缺乏道德明晰感的战争，使他们在应征参战前就已经面临着痛苦抉择和道德伦理上的危机。因此，他的多数作品“可以被读解为尝试着以想象的方式从责任和负罪感中走出，这是一种艰苦而没有止境的努力”(Vernon 261)。从接到征兵通知到最终决定走向越南这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一段“可怕的、混乱的、创伤性时期”(Myers 140)。也由此成为他不断改写其越南经历的源泉之一。

《七月，七月》创作的历史语境表明9·11事件中美国世贸大厦的毁灭将战争带回了美国本土，造成了美国民众的大量伤亡，也以从未曾有过的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Stocks 188)。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普通民众很可能因为一场始于美国本土上的“战争”而遭受创伤。在奥布莱恩的这一小说中，他的集体主人公似乎能够使他考察这些变化，并思考从越战到9·11事件发生这一历史阶段，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对于创伤的体验和理解。从这一意义上讲，奥布莱恩的创伤叙事对于创伤理论本身而言是一种拓展。它们不仅仅赋予“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给身体和精神上造成的创伤以新的内涵，即个体因自身的道德伦理准则与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内心所遭受的巨大煎熬。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将创伤化经历中的相关性和适用性拓展至那些未直接经历战争的人，奥布莱恩

将卡利·塔尔认为无法逾越的沟壑进行了填补。

在谈到阅读《七月,七月》的目的时,格雷恩·戴利指出“故事能够使得我们对自身的各种需要、渴求和希望进行质疑。他(奥布莱恩)的作品有时候可能非常幽默,但这不是我们阅读他的原因。像所有的好书一样,《七月,七月》最终还是关于生命与死亡。这里没有任何答案”(Dayley 315)。

的确,奥布莱恩从未在其作品中给出确切的、唯一的答案。在这一小说中,他运用集体创伤叙事本身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叙述者的多重聚焦,呈现出一幅尚未完全从战争事件中恢复的社会概貌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在接受督查”(O'Brien 39),还有那些被公众和媒体忽略的各种焦虑、恐吓、令人失望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得以披露。正如克利斯朵夫·多诺万(Christopher Donovan)曾提到“新世纪的开端已经带来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战争的时代里,恐怖主义的威胁已加剧,人们对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千禧年的各种忧患很快被关于故事讲述者在这一时代的作用等问题所取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对于像奥布莱恩这样的故事讲述者而言,由于“他的声音既带有海明威似的直截了当的风格,也包含着一种现代小说中越来越罕见的强烈的道德吁求”(4),他的作品或许将继续朝着两个方面发展:既要反映艺术家的抱负,又要表现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气候中那种令人不安的现实。

注解【Notes】

- ① 小说中叙述者提到这些人物实际上在 31 年前就毕业了,可是由于某位安排者的一次疏忽,这次团聚晚了一年。
- ② 威廉·韦斯特摩兰将军,越战中担任美国陆空总指挥,在 1964 至 1968 年间率领美军在越南作战,但没能使得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战后他一直致力于为他的士兵们服务,极力引导人们认识这次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他 2005 年去世,终年 91 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ronson, Ronald. *The Dialectics of Disaster: A Preface to Hope*. London: Verso, 1983.
- Cohen, Samuel. "Triumph and Trauma: *In the Lake of the Woods* and History." *Clio* 36(Spring 2007): 219.
- Dayley, Glenn. "Familiar Ghosts, New Voices: Tim O'Brien's *July, July*." *War,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15(2003): 316-22.
- Donovan, Christopher. *Postmodern Counternarratives: Irony and Audience in the Novels of Paul Auster, Don DeLillo, Charles Johnson and Tim O'Brie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5.
- Hartnell, Anna. "Violence and the Faithful in Post-9/11 America: Updike's Terrorist, Islam and the Specter of Exceptionalism."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7(2011): 477-502.
- Herbele, Mark.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Iowa City: U of Iowa P 2001.
- Hicks, Patrick. "A Conversation with Tim O'Brien." *Indiana Review* 27(Winter 2005): 85-96.
- Kakutani, Michiko. "When the Magic of Youth Turns into Midlife Misery." *New York Times* 11 Oct. 2002: E45.
- Kauffman, Linda S. "World Trauma Center."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Oxford: Oxford UP 2009: 647-59.
-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 Liu, Xiao. "Trauma Narratives of the Vietnam War: A Study of Tim O'Brien's Works after the 1990s." *Foreign Literature* 3(2009): 68-74.

[柳晓《通过叙事走出创伤: 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第68-74

页。]

—, and Jiang Hongxia. "On Tim O'Brien's Art of Trauma: Embedded and Embedding Narratives of *In the Lake of the Woods*."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1(2008): 56-62.

[柳晓、蒋翊遐《奥布莱恩的创伤艺术: <林中之湖>的框架结构评析》,《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56-62页。]

McCaffrey, Larry. "An Interview with Tim O'Brien: Anything Can Happen." *Chicago Review* 33 (1982): 129-49.

Myers, Thomas. "Tim O'Brien, James D. Giles and Wanda H. Giles."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American Novelists Since World War II*. 4th Series. Vol. 152. Detroit: Gale Research, 1995. 140-42.

O'Brien, Tim. *July, July*. Boston: Houghton, 2002.

Serani, Deborah. "Expanding the Frame: Psychoanalysis after September 11."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68. 1 (Winter 2004): 1-10.

Smith, Dinitia. *Novelists Reassess Their Subject Matter*. *New York Times* 20 Sep. 2001: E. 1.

Stocks, Clair. "Act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im O'Brien's *July, July*."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6 (2006): 173-88.

Tal, Kali.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ain: Vietnam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ture of Trauma." *Fourteen Landing Zones: 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 Iowa City: U of Iowa P, 1991. 217-50.

Vernon, Alex. *Soldiers Once and Still: Ernest Hemingway, James Salter & Tim O'Brien*. Iowa City: U of Iowa P, 2004.

Yardley, Jonathan. "Tim O'Brien Forsakes the Jungle of Vietnam for Dispatches from the Home Front." *Washington Post* 13 Oct. 2002: T. 2.

(责任编辑:朱雪峰)